


集部

# 欽定四庫全書

## 三國志文類卷十

### 表奏

#### 魏

公孫瓚上表紹罪狀表

臣聞皇義以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張化以導民刑罰以禁暴今行車騎將軍袁紹託其先軌冠竊人爵既性暴亂厥行淫穢昔為司隷校尉會值國家喪禍之際太

后承攝何氏輔政紹專為邪媚不能舉直至令丁原焚燒孟津招來董卓造為亂根紹罪一也卓既入雒而主見質紹不能權譎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迸竄逃亡忝辱爵命背上不忠紹罪二也紹為渤海太守默選戎馬當攻董卓不告父兄至使大傅門戶太僕母子一旦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興兵涉歷二年不䘏國難廣自封殖乃多以資糧專為不急割剝富室收考責錢百姓嗟吁莫不痛怨紹罪四也韓馥之迫竊其虛位矯

命詔恩刻金印玉璽每下文書皂囊施檢文曰詔書一封邟鄉侯印昔新室之亂漸以即真今紹所施擬而方之紹罪五也紹令崔巨業候視星日貨賄賂遺與共飲食克期會合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宜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效又降服張揚而以小忿枉害於勳信用讒慝殺害有功紹罪七也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

邟口浪反

紹母親為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為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汚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其功莫大紹令周昂盜居其位斷絶堅糧令不得入使卓不被誅紹罪十也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書云紹非術類也紹之罪戾雖南山之竹不能載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都諸侯背叛於是齊桓立柯亭之盟晉文為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菁茅誅曹衛以彰無禮臣雖闒茸

名非先賢蒙被朝恩當此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郡兵討紹等若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效攻戰形狀前後續上遂舉兵與紹對戰紹不勝

王朗請太祖節省奏

詔問所宜損益必謂東京之事也若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千有五百之羣祀通天之臺入阿房之宮齋必百日養犧五載牛則三千其重玉則七千其器文綺以飾重席童女以蹈舞綴釀酎必貫三時而後成樂人必

三千四百而後備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千餘人中廏則騑騄駙馬六萬餘匹外牧則扈養三萬而馬十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常行陵幸車千乘太官賜官奴婢六千長安城內治民為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斷刑者二十有五獄政充事猥威儀繁富隆於三代近過禮中夫所以極奢者大抵多受之於秦餘既違繭栗慤誠之本掃地簡易之指又失替質而損文避泰而從約之趣豈夫當今隆興盛明之時祖述堯

舜之際割奢務儉之政除繁崇省之令詳刑慎罰之教所宜希慕哉及夫寢廟日一太牢之祀郡國並立宗廟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輩既已屢改於哀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後矣謹按圖牒所改奏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廟社稷既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則埽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埒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脩禮樂大學所以集儒林高禖所以祈休祥又所以察時務揚教化稽古先

民開誕慶祚舊時皆在國之陽並高棟夏屋足以肆饗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尚質猶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可須軍罷年豐以漸脩治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并合雖且萬人或商賈惰游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陣既不簡練又希更寇雖名實不副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脩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

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畫外雖未得偃武而弢甲放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於農事吏士小大並勤稼穡止則成井里於廣野動則成校隊於六軍省其暴繇贍其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令之謂矣糧畜於食勇畜於勢雖坐曜烈威而衆未動畫外之蠻必復稽顙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威效用不戰而定則賢於交兵而後威立接刃而後功成遠矣若姦凶不革遂迷不反猶欲以其所虐用

之民待大魏投命報養之士然後徐以前歌後舞樂征之衆臨彼倒戟折矢樂服之羣伐腐摧枯未足以為喻

太祖乞追贈郭嘉户邑表嘉疾篤太祖問疾者交錯及甍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也惟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乃表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為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勲實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户并前千户

臣聞襃忠寵賢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顯封厥子岑彭既没爵及支庶故軍祭酒郭嘉

忠良淵淑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廷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東禽呂布西取眭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衆踰越險塞盪定烏丸震威遼東以梟袁尚雖假天威易為指麾至於臨敵發揚譫命凶逆克殄勲實由嘉方將表揚短命早終上為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竒佐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户褒亡為存厚往勸來也

又論田疇功表田疇字子泰舉茂才拜為蓨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方夏水雨

而濱海洿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車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絶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太祖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太祖令疇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封疇亭侯太祖表論疇功曰

文雅優備忠武又著和於撫下慎於事上量時度理進
退合義幽州始擾胡漢交萃蕩析離居靡所依懷疇率
宗人避難於無終山北拒盧龍南守要害清靜隱約耕
而後食人民化從咸共資奉及袁紹父子威力加於朔
野遠結烏丸與為首尾前後召疇終不陷撓後臣奉命
軍次易縣疇長驅自到陳討胡之勢猶廣武之建燕策
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持臣露布出誘胡衆漢民或
因亡來烏丸聞之震蕩王旅出塞塗由山中九百餘里

疇帥兵五百啟導山谷遂滅烏丸蕩平塞表疇文武有效節義可嘉誠應寵賞以旌其美疇自以始為居難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意也固讓太祖知其至心許而不奪

衛覬請置律博士奏明帝時

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

劉廙論治道表

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匱使之然耳況於長吏以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輙有姦巧既於其事不省而為政

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患益不得成於己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卹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為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為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毁譽聽往來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為佳者奉法也憂公也卹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為美闕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

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為長吏皆宜使小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総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户口率以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為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脩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毁可得而盡事上太祖甚善之

盧毓駮棄市奏字子家崔琰舉為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三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駮之曰

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巹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為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聘禮已入門庭刑之為可殺之為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狐嘆息

王昶陳治略五事 司馬宣王既誅曹爽乃奏博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畧五事

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絶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脩庠序其二欲用考試考試猶準繩也未有捨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祿勵士庶恥不使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絶侈靡務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叙儲穀畜帛反民於樸 詔書褒讚

三國志文類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三國志文類卷十一至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瓆

謄録監生臣徐步青

欽定四庫全書

# 三國志文類卷十一

## 表奏

### 蜀

羣臣上漢帝表 先主有漢中之地羣臣馬超等上先主為漢中王表於漢帝曰

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沖而上官逆謀皆馮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

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鴆殺見害剥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絶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䰟得遂長惡殘泯海内臣等

每懼王室大有閻樂之禍小有安定之變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内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絶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為元

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内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為寒心臣等輙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為為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

先主上漢帝表

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于外不能

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疢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為亂階自是之後羣兇縱横殘剥海內頼陛下聖德威靈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鴆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歴年未效常恐殞沒孤負國恩

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為在昔虞書敦叙九族庶明厲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吕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

稷將墜成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奬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

陳壽進諸葛氏集表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

朂中書令關内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
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賔然猶存録其言恥善有遺
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已來未之有倫也
輙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
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貎甚偉時人異焉
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荆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
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
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

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吴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為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録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

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内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畧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

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盖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産無以逺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采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謩略而雅周公之誥

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譚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逺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

諸葛亮廢李平表李嚴後改名平亮出軍命平以中都護署府事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夏秋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喻旨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

平聞軍退乃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乃廢平為民

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為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名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

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至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

習隆乞立諸葛亮廟表 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尚充等共上表曰

臣聞周人懷名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

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已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為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

孟達辭先主表

伏惟殿下將建伊吕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吴楚是以有為之士深覩歸趣臣委質已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况於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鱗集臣内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咎犯謝罪逡巡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絜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無元功巨勲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

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並以傷絶何者荆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為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絶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也

三國志文類卷十一

三國志文類卷十二

表奏

吳

魏三公陳孫權罪惡請免官削土奏

臣聞枝大者披心尾大者不掉有國有家之所慎也昔漢承秦弊天下新定大國之王臣節未盡以蕭張之謀不備錄之至使六王前後反叛已而伐之戎車不輟又

文景守成忘戰戢役驕縱吳楚養虺成虵既為社稷大
憂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王孫權幼豎小子無
尺寸之功遭遇兵亂因父兄之緒少蒙翼卵育伏之恩
長含鴟梟反逆之性背棄天施罪惡積大復與關羽更
相覘伺逐利見便挾為卑辭先帝知權姦以求用時以
于禁敗於水災等當討羽因以委權先帝委裘下席權
不盡心誠在惻怛欲因大喪寡弱王室希託董桃傳先
帝令乘未得報許擅取襄陽及見驅逐乃更折節邪辟

之態巧言如流雖重驛累使發遣禁等內包隗囂顧望
之姦外欲緩誅支仰蜀賊聖朝含弘既加不忍優而赦
之與之更始猥乃割地王之使南面稱孤兼官累位禮
備九命名馬百駟以成其勢光寵顯赫古今無二權為
犬羊之姿橫被虎豹之文不思盡力致死之節以報無
量不世之恩臣每見所下權前後表章又以愚意採察
權旨自以阻帶江湖負固不服狃挾累世詐偽成功上
有尉佗英布之計下誦伍被屈彊之辭終非不侵不叛

之臣以為晁錯不發削弱王侯之謀則七國同衡禍久而大崩通不決蘘歷下之策則田横自慮罪深變重臣謹考之周禮九伐之法平權凶惡逆節萌生見罪十五昔九黎亂德黄帝加誅項羽罪十漢祖不捨權所犯罪釁明白非仁恩所養宇宙所容臣請免權官鴻臚削爵土捕治罪敢有不從移兵進討以明國典好惡之常以静三州元元之苦其十五條文多不載

虞翻上易注二奏

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義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為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纘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為之最密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秘說於經疏闊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

六爻撓其三以歆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矣謹正書副上惟不罪戾

又奏

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内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諝號為知易臣得其注

有愈俗儒至所説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為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諝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

又上書注奏

鄭玄解尚書違失事因臣聞周公制禮以辯上下孔子

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同也伏見故徵士北海鄭玄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洮頮為濯以為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成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天子頮面謂之澣衣古篆卯字反

以為昧甚違不知蓋闕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學官定此三事又馬融訓注亦以為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玄然此不定臣没之後而奮乎百世雖世有知者懷讁莫或奏正又玄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翻放棄南方去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没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

典籍自慰依易設象以占吉凶又以宋氏解玄頗有繆錯更為立法并著明揚釋宋以理其滯

張温使蜀拜章 字惠恕時使蜀權謂温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出越都除便欲大搆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温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效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伸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温至蜀詣闕拜章曰

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沖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溥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

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耀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滸願與有道平一宇內委心恊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少是以忍鄙倍之羞使下臣温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恥忽臣自入遠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怛若驚謹奉所齎函書一封

駱統理張温表

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乂

於宮廟多士既受普篤之恩張温又蒙最隆之施而温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為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温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談效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妬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譚瑕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辯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

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也溫雖智非縱横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躒冠羣煒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暨豔不内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衆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溫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

輕者也國家不嫵於豔為最重之義是以温亦不嫵與豔為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温竊親之於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為劲冦將置平土則為健兵故温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劲冦之害而增健兵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晏數之多少温不減之用之彊羸温不下之至於遲速温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也温之到蜀共譽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

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既修君好因叙己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覿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温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于宋也稱隨會於屈建楚王孫圉之使于晉也譽左史於趙鞅亦向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

光國而不識之以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趨事溫彈之不私推之不假於是與靖遂為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衆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溫尚不容私以安於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溫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作亂則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校之於事既不合參之於衆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層宮之內瞰四國之外

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既慇懃臣是溫又契濶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為國誰其言欲為私倉卒之間猶難即別然以殿下之聰叡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恥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聽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溫身也權

終不納

周魴誘曹休密表

方北有逋寇固阻河洛久稽王誅自擅朔土臣曾不能吐奇舉善上以光賛洪化下以輸展萬一憂心如擣假寐忘寢聖朝天覆含臣無效猥發優命敕臣以前誘致賊休恨不如計令於郡界求山谷魁帥為北賊所聞知者令與北通臣伏思惟喜怖交集竊恐此人不可卒得假使得之懼不可信不如令臣譎休於計為便此臣得

以經年之冀願逢值千載之一會輒自督竭竭盡頑蔽撰立牋草以誑誘休者如别紙臣知無古人單複之術加卒奉大略伀矇狼狽懼以輕愚忝負特施豫懷憂灼臣聞唐堯先天而天弗違博詢芻蕘以成盛勳朝廷神謨欲必致休於步度之中靈贊聖規休必自送使六軍囊括虜無孑遺威風電邁天下幸甚謹拜表以聞并呈牋草懼於淺局追用悚息被報施行休果信紡帥步騎十萬輜重滿道徑來入皖

陸凱切諫孫皓將亡表孫皓所行彌暴凱知其將亡上表云

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旌立敢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悅其行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見矣故略陳其要寫盡愚懷陛下宜克己復禮述修前德不可捐棄臣言而放奢意意奢情至吏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常疑上骨肉相克公子相奔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二十稔也臣常忿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

使後人復忿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衆沉浮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

華覈薦陸胥表

胥天姿聰朗才通行潔昔歷選曹遺迹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舊風障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胥

至州風氣絶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𦟝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横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戀土負老攜幼甘心景從衆無攜貳不煩兵衛自諸將合衆皆脅之以威未有如𦟝結以恩信者也銜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内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以賛唐虞康哉之頌江邉任輕不盡其才虎林選

督堪之者衆若名還都寵以上司則天工畢修庶績咸熙矣

華覈上魏并蜀表時蜀為魏所并覈詣宫門發表

間聞賊衆蟻聚向西境西境艱險謂當無虞定聞陸抗表至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衛為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遠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土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懐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

三國志文類卷十二

三國志文類卷十三

書疏

魏

太祖謝九錫書

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受性疲殆意望畢足非敢希望高位庶幾顯達會董卓作亂義當死難故敢奮身出命摧鋒率衆遂值千載之運奉役目下當二袁炎沸侵

侮之際陛下與臣寒心同憂顧瞻京師進受猛敵常恐君臣俱陷虎口臣不自意能全首領賴祖宗靈佑醜類夷滅得使微臣竊名其間陛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寵禄豊大弘厚生平之願實不望也口與心計幸且待罪保持列侯遺付子孫自托聖世永無憂責不意陛下乃發盛意開國備錫以貺愚臣地比齊魯禮同藩王非臣無功所宜膺據歸情上聞不蒙聽許嚴詔切至誠使臣心俯仰偪迫伏自惟省列在大臣命制王室身非己有

豈敢自私遂其愚意亦將黜退今就初服今奉疆土備數藩翰非敢遠期慮有後世至於父子相誓終身灰軀盡命報塞厚恩天威在顏悚懼受詔

陶謙上太祖未可罷兵書時曹公父於泰山被殺歸咎於謙欲伐謙而畏其強乃表令州郡一時罷兵謙被詔乃上書

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濟是以涿鹿坂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

者也臣前初以黄巾亂治受策長驅匪遑啓處雖憲章
勑戒奉宣威靈敬行天誅每伐輒克然妖寇類衆殊不
畏死父兄殲殪子弟羣起治屯連兵至今為患若承命
解甲弱國自虚釋武備以資亂損官威以益寇今日兵
罷明日難必至上忝朝廷寵授之本下令羣凶日月滋
蔓非所以殭幹弱枝遏惡止亂之務也臣雖愚蔽忠恕
不昭抱恩念報所不忍行輒勒部曲申令警備出芟殭
寇惟力是視入宣德澤躬奉職事冀効微勞以贖罪負

又曰華夏沸擾于今未弭包茅不入職貢多闕寤寐憂
嘆無日敢寧誠思貢獻必至薦羞獲通然後銷鋒解甲
臣之願也臣前調穀百萬斛已在水次輒勑兵衛送
霍性諫南征疏魏王將出征度支中郎將新平霍性上疏諫
臣聞文王與紂之事是時天下括囊無咎凡百君子莫
肯用訊今大王體則乾坤廣開四聰使賢愚各建所規
伏惟先王功無與比而今能言之類不稱為德故聖人
曰得百姓之歡心兵書曰戰危事也是以六國力戰彊

秦承弊幽王不爭周道用興愚謂大王且當委重本朝而守其雌抗威虎卧功業可成而今椒基便復起兵兵者凶器必有凶擾擾則思亂亂出不意臣謂此危危於累卵昔夏啟隱神三年易有不遠而復論有不憚改誠願大王揆古察今深謀遠慮與三事大夫算其長短臣沐浴先王之遇又初改政復受重任雖知言觸龍鱗阿諛近福切感所誦危而不持

傅幹言征孫權疏

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與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足以相濟而後王道備矣徃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懐愚以為可且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論功行賞若此則内外之心固有功者勸而天下制定矣然後漸興學校以導其善性而長其義節公神武震於四海若修文以濟之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今舉十萬之衆

頓之長江之濵若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得逞其能竒變無所用其權則大威有屈而敵心未能服矣唯公明思虞舜舞干戚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公不從軍遂無功

張茂上録奪士女書　茂以吳蜀數動諸將出征而帝盛興宮室留意於玩飾賜與無度帑藏空竭又録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乃上書諫

臣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録奪以配戰士斯

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請論之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貴賤也吏屬君子士為小人今奪彼與此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産貧者舉假貸貰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懽心而失妻者必有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

下而不得萬姓之歡心者尠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千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宫庭非員無録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横興内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為海封土為山賴是時天下為一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創痍號痛之聲于今未已猶彊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兢兢業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

奢靡是務中尚方純作玩弄之物炫燿後園建承露之
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冦讐之心矣惜乎舍
堯舜之節儉而為漢武之侈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願
陛下沛然下詔萬機之事有無益而有損者悉除去之
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妻子之飢寒者問民
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廩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
吳賊面縛蜀虜輿櫬不待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
而待也陛下可無勞神思於海表軍師高枕戰士備員

今羣公皆結舌而臣所以不敢不獻瞽言者臣昔上要言散騎奏臣書以聽諫篤為善詔曰是也擢臣為太子舍人且臣作書譏為人臣不能諫諍今有可諫之事而臣不諫此為作書虛妄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沒命冒昧以聞惟陛下裁察

董尋上移露盤書

明帝徙長安諸鐘簴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發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黄龍鳳凰各二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内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使公卿羣寮皆負土成山樹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

禽雜獸置其中初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於霸城尋上書諫曰

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為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凰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參倍於殿舍三公九卿侍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

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剛心畏雷霆今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鳥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故夫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災害屢降凶惡之徒因間而起誰當為陛下盡言是者乎又誰當干萬乘以死為戲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

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既通帝曰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後為貝丘令清省得民心

劉楨荅文帝書文帝嘗賜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為像因書嘲楨云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荅書曰

楨聞荊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鼲貂之尾綴侍從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

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

劉廙荅文帝書 文帝命廙通草書廙荅書曰

初以尊卑有踰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修草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惇白屋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於齊

樂毅自至霸業以隆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愚不
敏何敢以辭

三國志文類卷十三

三國志文類卷十四

書疏

魏

管寧辭爵書 字幼安時以寧為太中大夫寧上書以疾辭不受

臣聞傅說發夢以感殷宗呂尚啓兆以動周文以通神之才悟於聖主用能匡佐帝業克成大勲臣之器朽實非其人雖貪清時釋體蟬蛻内省頑病日薄西山唯陛

下聽野人山藪之願使一老者得盡微命

管寧荅禮遣疏

臣海濵孤微罷農无伍禄運幸厚横蒙陛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荅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痾寢疾彌留逋違臣隷顛倒之節夙宵戰怖無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蓐以禮發遣光寵並臻優命屢至怔營悚息悼心失圖思自陳

聞申展愚情而明詔抑割不令稍修章表是以鬱滯迄
于今日誠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靈潤彌以隆赫奉今
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
衣服别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被璽書以臣
為光禄勲躬秉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
魄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省揆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
榮功無竇融而蒙璽封之寵棨梲駑下荷棟梁之任垂
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愽鼓妖之眚又年疾日侵

有加無損不任扶輿進路以塞元責望慕閶闔徘徊闕庭謹拜章陳情乞蒙哀省抑恩聽放無令骸骨填於衢路

崔琰諫獵書字季珪傅文帝於鄴世子仍出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上書諫

蓋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魯隱觀漁春秋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不遠子卯不樂禮以為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强公子寬放盤游滋侈義聲不聞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熊

罷壯士墮於呑噬之用故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況公親御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内鑒近戒外揚遠節深惟儲副以身為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騖而陵險志雉兔之小娛忘社稷之為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衆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

世子報曰

昨奉嘉命惠示雅疏欲使旛翳捎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比蒙福誨諸

鮑勛諫獵疏字叔業文帝將出游獵勛停車上疏

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之中修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竟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為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夫樂

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為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遄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罷還即出勛為右中郎將

鍾繇復肉刑疏

大魏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

天所縱墳典之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為一代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惜入死之無辜使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書云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羣吏萬民使如孝景之令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髡笞能有姦者率

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倉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子貢問能濟民可謂仁乎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誠行之斯民永濟

華歆征蜀疏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伐蜀車駕東幸許昌歆上此疏

兵亂以來過踰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

苟聖化日躋遠人懐徳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為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位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復奉望鑾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懐惟陛下裁察帝報曰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

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探取無由自弊是以觀兵以闚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時秋大雨詔真引軍還

王朗諫獵疏時帝頻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諫

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内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

埀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

又諫東征疏 時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朗上此疏諫

昔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為冢嗣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為宜遣侍子以黜無禮且吳濞

之禍萌於子入隗囂之叛亦不顧子往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輿人未暢聖㫖當謂國家愠於登之逋留是以為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為所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為慶設其傲很殊無入志懼彼輿論之未暢者並懐伊邑臣愚以為宜敕别征諸將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内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不可動計不可測是時帝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還

又言修營宫室疏明帝即位朗見百姓或有不足是時方營宫室朗遂上疏諫曰

陛下即位已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往返道路聞衆徭役其可得蠲除省減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制冠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宫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句踐欲廣其禦兒之疆馘夫差於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捲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

緒故能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內減太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傜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昇平幾致刑錯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畜積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卹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其中興皆於金革略寢之後然後鳳闕猥閌德陽並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閶闔之象魏使足用列

遠人之朝貢者修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息民充兵彊而寇戎不賓緝熙不作未之有也

又言屢失皇子疏時屢失皇子而後宮就館者少朗上疏曰

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孫子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

早晚所産有衆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奥房藩王未繁於掖庭之衆室以成王為喻雖未為晚取譬伯邑則不為夙周禮六宫内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為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為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慺慺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為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泰温泰

温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緼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帝報曰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欣然無量朕繼嗣未立以為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三國志文類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録監生臣徐步青

三國志文類卷十五

書疏

魏

王肅諫征蜀疏字子雍時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

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逼而不

展糧縣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於是遂罷

王肅陳政本疏

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拜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仗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 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為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

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遥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

王肅諫修營宫室疏

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

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
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
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寡食穀
者衆舊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
之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
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泰極已前功夫尚
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
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

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期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為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為營

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而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為自今已後倘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為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宮掖而為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絶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為也漢時有犯蹕驚

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臣以為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為己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又陳諸鳥獸無用之物而

有芻藳人徒之費皆可蠲除

程曉言校事放橫疏 時校事放橫曉上疏

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欒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為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

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明分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為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宫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為粗疏以謥

詞為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為公嚴以循理為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為聲勢內則聚群姦以為腹心大臣恥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鋩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目下肆其姦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

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為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為漢求利卜式以為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為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況奸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衮闕

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

董昭攻江陵䟽時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昭上䟽

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鋭非魏之有將轉化為吳

矣臣私慼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為憂豈不惑哉如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為懼事將危矣惟陛下察之帝悟昭言即詔尚等促出賊兩頭並前官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免軍出旬日江水暴長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正使張陳當之何以復加

董昭陳末流之弊疏

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真

之人者以其毁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黄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毁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合黨連羣亙相褒歎以毁呰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為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

不愽耳又何患其不知己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冐之出入往來禁與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

蔣濟言中書疏為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濟上此疏

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内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

下既以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為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

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黄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己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

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濟才兼文武服勤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遷為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

蔣濟言征役怨曠疏（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者多而年穀飢儉濟上此疏）

陛下方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宮室百事草創農桑

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劬之民倘有水旱百萬之衆不為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㪅休之勾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彊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不滅不事即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畧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又歡娛之躭害於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願大簡賢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

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曰微護軍吾弗聞斯言也

蔣濟言日蝕疏是時曹爽專政丁謐鄧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蝕變詔羣臣問

其得失

濟上疏

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荅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為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

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

蔣濟辭食邑疏時隨太傅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邑七百户濟上疏曰

臣忝寵上司而爽敢包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陛下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也夫封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宰司民所具瞻誠恐冒

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固辭不許孫盛曰蔣濟之辭邑可謂不負心矣語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蔣濟其有焉

三國志文類卷十五

三國志文類卷十六

書疏

魏

劉靖請選立博士疏

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黄初以來崇立大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盖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

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大學明制黜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

杜恕請刺史勿領兵疏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為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静為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兾州恕乃上疏也

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搤腕抗論以孫吳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修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繞天界各市所以統一州

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爲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内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兖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吕昭冀州户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

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然
昭於人才尚復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
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爲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
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虛空陛下踐祚天
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
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
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
二賊游寬於疆埸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

强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肢雖病終無大患今兖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慺慺實願四州之牧守獨修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為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親貴故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當患也

杜恕考内外衆官疏時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内外衆官恕以為用不盡其

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

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烏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為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

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為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効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内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内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

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畧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辦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况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禄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厠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不足此誠人主使

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為高拱嘿以為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潔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

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為迂濶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慎也後考課竟不行

杜恕上言事疏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曰

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别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為恭意至懇惻臣竊愍然為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

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羣臣以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

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為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祚以來司隷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儁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

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毁人不實其所毁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毁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廡貽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

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知以陛下為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為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

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
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
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辦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
下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
有本性雖臣亦以為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
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
人未必為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為怪耳陛下知
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

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吏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

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迕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為此耶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

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禄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干迕者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為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録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内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

 

三國志文類卷十六

三國志文類卷十七

書疏

魏

雍丘王曹植朝京都疏植與諸侯並就國黄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其年改封鄄城侯三年立為鄄城王邑二千五百户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曰

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

寢誠以天網不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顔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荊棘者慶雲之恵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絶朝心離志絶自分黄耇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名至

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
反仄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辭曰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
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荒服
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世載聰武則肅
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臨君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
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兹青土奄有海濵方
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叙濟濟雋乂我弼我輔伊予
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網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軌是

墮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紱將寘於理
元兇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
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兗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
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予身煢煢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
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
朱紱光大使我榮華剖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
執聖策皇恩過隆祗承怵惕咨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慚
陵墓存愧闕廷匪敢傲德寔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

齒昊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壚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毫釐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啟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饑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髙聽卑皇肯照微又曰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餱糧饑不遑食望城不過面邑匪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揚

鏕瀏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彼河滸黃阪是階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騑驂倦路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騖指日遄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鸞無廢聲爰暨帝室稅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閾俯惟闕廷長懷永慕憂心如酲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

又求自試疏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戶五百太和元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曰

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號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

惓縧竹者爵重禄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禄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徳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髙枕者誠欲混同宇内以致太和也故啟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徳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御四境為國爪牙者

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縣於鉤餌者恐鉤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故車右伏劒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為誇主而燿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

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為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

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史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
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
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
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
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䘏輟食棄
餐奮袂攘衽撫劒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
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
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

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狥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鼎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絶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則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兎之

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

又求存問親戚疏太和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

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

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絶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修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絶吉凶之問塞慶弔之

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維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

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嘆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

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懐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

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倘發天聰而垂神聽也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畧朕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紀綱本無禁錮諸國通問之詔也矯

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

又求審舉之義疏

臣聞天地恊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

之爲媵臣至賤也吕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爲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彊埸騷動方隅内侵没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虚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

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貞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謌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歳歳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鼲鼬讙譁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搤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内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

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殄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鑾駕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為趙將

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藴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鶩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効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

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
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
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
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
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惟陛下少留意焉近者
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
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
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

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
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
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茍
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
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
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
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氷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
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

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答報

三國志文類卷十七